

去復何求

6A 吳艷儀

電視正播放「六點半新聞報導」，李宅一家圍著圓餐桌準備吃晚飯。

李太把最後一道菜炒好，大家便開始吃。席間只有她和兩個女兒，丈夫是從來不在家吃飯的，說是有應酬。不過，大家心裏還是明白的，他到另一頭住家裏去了。

雖已過冬至，但天氣還出奇的暖，只是涼涼的，不感到一點寒氣。桌上的湯正冒著白煙，三人開始閑話家常。

李太先說當天從電話中聽到親戚間的小趣聞，繼而談起剛從美國回來的表姑媽。兩個女兒起初都沒理她，只是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著，專心地看新聞。

「這次表姑母回來是替她朋友找對象的。」

「這她朋友姓黃，可厲害了，三十五歲便在那邊有自己的房子跟餐館。」看見女兒們都不理她，她又繼續滔滔不絕，只是聲音明顯提高。

「唐人到那邊都是開餐館之類的。」兩個女兒還是專心看電視，只是大女兒隨便搭了句。

「我就開玩笑地跟你表姑媽說，肥水不流別人田，介紹給你也不錯。你那表姑媽信以為真，居然送了張照片過來，你要看看嗎？」李太見有人回應，便咧著嘴說。

大女兒當然知道那個「你」是指自己，堅決地回了一句「神經病！」就繼續看電視。二妹也沒說什麼，只是取笑了她幾句。

李太見到女兒有一點不悅，便笑著說：「我也只是開個玩笑而已，沒想到你表姑媽那麼認真。」接著，又開始說她如何的早婚，丈夫如何的壞。

這次，兩個女兒也沒有理她，只是平靜地吃飯。她覺得沒趣，也停住了。

李太平常總愛在親戚間吹噓自己如何開明，認為文憑才是最重要的，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業云云。但傳統女性到底會有一些傳統觀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任憑平時如何掩飾，亦會無意中露出真實的一面。

飯後二女兒回房做論文，大女兒便去洗澡，李太則坐在沙發上吃水果，一切都如往日一樣。

大女兒一關上浴室的門，便聽到電話聲。李太接了，話筒中應是表姑媽。

「唉，我就知道不行。她也老大不小，我像她這年紀，早已做人媽媽了……」大女兒把耳朵貼著門聽著。李太明顯壓低了聲音，但因本身嗓門大，還是可以聽見的。

聽到這裏，大女兒的眼淚已經不爭氣地滑落。她把水溫調高，希望熱水浴能帶走此刻的不快。

沖完身子後，望著這一浴室，眼線依舊模糊，是因為蒸氣，亦因為流不完的淚。

她用手抹了抹鏡子，看著鏡中人，是老了嗎？用手摸摸自己的臉，幸好，還是有彈性的，魚尾紋則是沒有什麼法消滅的，皮膚雖不是吹彈可破，但也是白裏透紅。她不敢相信已是年近三十的女子。再看看瓷盆旁的一堆護膚品，少說也有十來瓶，不同牌子的，美白、保濕、滋潤，只要雜誌推介的她都買了，也抹了。妹妹的那邊，放的只有一瓶洗臉用的，便沒有了。不禁感嘆歲月的殘酷。

她用冷水再洗了把臉，人也冷靜下來。她把衣服穿上，走進客廳，聽李太還在跟表姑媽東家長，西家短。

「照片拿來看看。」用極其平靜的語氣道。

李太聽後，匆匆放上電話，便去拿照片，一邊找，一邊笑逐顏開說表姑媽的幺女也拍拖了，快要結婚哩。

夜裏，大女兒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腦裏充斥著那人的樣子。他長樣極為普通，黑黑實實的，像「薯仔」。但人總是這樣的，愈看一個人久，便愈合眼緣。她想久了，便覺得其實那人也不錯，嘴角不禁微微上揚。

看看窗外，還是萬家燈火，高樓大廈猶如水晶柱般矗立於黑夜中閃爍着。她愛在睡前看看那幢在中環的大廈，每晚都有不同的痴男怨女用大廈外牆的數碼燈飾向全港七百萬入訴說愛意，這夜也不例外，外牆上轉動著‘I Love You Karen’的字句。由於轉動的速度快，要看幾遍才看明白。以往她都覺得這是肉麻和浪費金錢的，但這晚，她卻幻想自己也能當一夜的主角呢。

教師回饋：套用「金山阿伯」萬里求親的「老土」情節，內容卻以摹畫人物心境為主，纖毫畢露。前半部有翡翠劇場般公式化的場景和對話，發展下去卻轉入內心世界的變化，絲絲入扣寫實動人。（曾達輝老師）

賞析與思考：歲月催人的煩惱尤其困擾了單身女性，有生之年可會碰上那天造地設的另一半？